

資治通鑑考異

一
函
十
五
冊

函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八

讀聲學兼翰林待讀學士中大夫提舉京嵩崇福宮莊園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千戶司馬光奉勅編集

長沙胡元常彝甫審校

唐紀十

建中二年正月戊辰李寶臣薨

建中實錄云三月三日

胡本作二月丁巳

寶臣卒疑奏到之

之原日也誤史

今從德宗實錄谷沉

胡本沉作況

燕南記曰忠志末年唯納妖妄之

人兼陰陽術數諂媚苟且之輩爭獻圖謀

胡本謀作讖

稱有尊位詐

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齋菜食置

金杯玉斚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

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

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

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宜令知悉

胡本悉作

委同爲喜慶也旣而日爲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

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卽大位爲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

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

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僞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

草湯卽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著毒藥旣飲畢

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爲然按方士妖妄必爲一府所疾

所憑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酖殺寶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

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爲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

而死以爲方士所酖谷沉

胡本沉作沉

承而書之耳

五月田悅將兵數萬圍臨洛

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燕南記悅自統馬步五

千人應援

胡本援作接

今從悅

胡本悅作舊

傳

六月加李希烈漢南北招討使

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

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

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

希烈南平郡王兼漢

胡本漢下有南字

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

今從建中實錄

七月楊炎罷相

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

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而拒命遂圖叛

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

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

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踈闊遂罷炎相

建中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爲人所藝而

炎氣岸高俊在執政時胡本俊在執政時方病飲食無節或爲

縻殮胡本縻殮別食中間胡本中間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纔

者乘之謂杞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

署局胡本局書六曹以平表報報原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

其煩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富有運用以荅天造

寧常奉胡本奉杞之手乎因密啟中書主書有過咎者有詔逐

逐原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設不理當其

議何陰訢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

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爲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

之時夏潦方壯澶漫數百里故希烈軍又

胡本又作久

不得發會炎

病請急累日杞啟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爲然乃

胡本無乃字

使中官

朱如玉就第先諭旨翌日遷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杞大懼按沈旣濟爲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梁崇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誣也

馬燧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

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燧等大破田悅

舊李晟傳曰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

胡本冰作水

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據此則是臨洺戰在冬

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加左僕射又云先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洺燧與抱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崗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洺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崗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臨洺即實錄此月癸未眾軍破悅於臨洺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洺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己死前與實錄此月相應臨洺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仵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崗敗之不知此日何出必胡本必作亦與諸書相違今止從七月

十月李洧言與海沂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

此據舊傳也實錄萬通以密州降蓋自沂移密

十一月李納將石隱金

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

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

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於洹水按舊馬

馬原誤傳

燧傳洹水

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

在圍故謀歸順然則洹水戰必

胡本無必字

在惟若死前實錄誤也

燕南記又曰燧與抱真雖頻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

畫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潛領悅

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語

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

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

納兵胡本即作助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

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

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陳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過既至燧

大罵曰田悅小賊菽麥未分敢肆猖狂妄動兵馬你有什么所解

與我相敵汝皆不不原誤下自由被驅入陳又何過也今矜汝放去

敗胡本無敗字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

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

又恃李納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佯不

勝引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悅軍

兩段與抱真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從馬燧傳

李納軍於濮陽奔還濮州

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

胡三省曰按九域志濮陽縣東至濮州九十里

朱滔張孝忠大破李惟岳於束鹿

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按滔傳曰滔與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胡本繒作績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

二月田悅遣王侑等說滔滔遣王郢說王武俊

舊傳王郢作王郢今從燕南記

四月以李士真李長卿爲德棣二州刺史

燕南記云授士真德棣兩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

田悅遣康愔將萬餘人與馬燧等戰大敗而還

悅傳曰五月

胡本無此二字

悅以救軍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

上大敗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

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

借商括僦質所得二百萬緡

實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纔餘八萬貫今從舊盧杞傳杞

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

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輦

胡本輦作贊

與韋都賓等

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

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

及八十八萬貫又借僦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

召朱泚於鳳翔示以蠟書

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貶嚴郢費州刺史

舊盧杞傳云貶郢驪州刺史今從實錄

胡本實錄作新傳

朱滔王武俊大敗官軍堰永濟渠入王荈故河七月馬燧等退保魏縣

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灌王荈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欲退軍懷光不可抱眞晟亦欲決死守之賊築堰愈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燕南記曰六月朱滔武俊懷光俱至懷光卽欲戰馬燧抱眞不得已從之六月六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爲王武俊所敗其夜決

河水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水深三尺餘爲胡本爲作馬燧與朱

滔有外族之親呼滔爲表姪使人說滔曰老夫不度氣力與李

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夫善戰海內所知也司徒五郎與商議

放老夫等却歸太原諸節度亦各還胡本還作歸本道當爲聞奏河

北地任五郎收取滔見武俊戰勝私心忌其勝已乃謂武俊曰

大夫二兄破懷光等氣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且放去漸

圖未晚武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陳被

殺卻五萬人將何面目歸見天子今窮蹙詐求退去料不過到

洛州界必築壘相待悔難及也滔心明知其事竟絕水放燧等

既離魏府城下退行三十里温胡本温作遂連魏縣河列營相拒滔

雖慙謝武俊終有恨意又同進軍魏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

移營在七月中旬也邠志曰三年夏詔懷光率邠甲五千兼統

諸軍東征六月師及魏郭戰馬

胡本馬作焉

陷燕人之眾師入賊營

取

胡本取作收

其實貨馬公燧曰我二年因此賊彼旦至而夕破之

人其謂我何乃植抽戰本

胡本植作稍本作卒

以孤其勢田悅曰馬太原

妬功也朔方軍可襲矣乃使步卒七百人負刀

刀原誤力

而趨乘我

失渡擠之於河死者數百人皆精騎也馬公遽命平射三百人

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衄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

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二千騎奮

胡本奮作橫

擊懷光陳滔軍

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籍投尸於河二十里河水爲之不

流馬燧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

決原誤使

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

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旣

胡本旣作計

無從出乃遣人告

朱滔云云時武俊戰勝滔心急之卽曰大夫二兄已敗官軍馬

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

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等何面目見天子耶然

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按長厯六月壬子朔七

月壬午朔然則辛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也也原涓誤忠

與懷光至魏之月胡本月作日涓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

至至原誤三七月六日耶戰於愜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燧等即退

保魏縣豈得至十九日耶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也然

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要之必在六七

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涓與王武俊同舉兵志在

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纔勝勝原誤騰遽忌武俊縱燧令去自貽後患

邪直是滔無遠識謂燧等不足畏得其卑辭而縱去耳又舊悅

傳云決河水若決黃河不須築堰決水經日不止三尺既決之

後不可復壅今從實錄決決原誤使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十月吏部侍郎關播同平章事

舊播傳曰播爲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爲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尚書

十一月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

舊傳作李子牟鄭儒今從燕南記

已卯朱滔等築壇稱王

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僭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月十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注告天稽首稱名同日僞立爲王舊本紀朱滔王武俊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

四年正月顏真卿使李希烈

顏氏行狀以爲公至許

至許原誤主汴

州希烈前後詐爲公表奏請

請原

誤謂

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舊真卿傳以爲希烈逼爲章表令

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

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譏訕

胡本譏訕作斥黷

朝政真卿拂衣起

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誇示真卿號慟周曾謀奉真卿遂送

真卿於龍興寺按滔等推

推原誤惟

尊希烈在去年真卿使許在今

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

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進稱爲都統也真卿剛烈守之以死希

烈豈能逼之使爲章表雪已行狀云詐爲表奏是也

五月李晟爲朱滔所敗還保定州

燕南記曰晟與張昇雲等圍鄭景濟於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

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